

教中文換食宿

2012 夏·法國

林于琪 49976086

前言

故事的開始

行前準備

旅行，從法國開始

輾轉的旅途

高貴不貴的便宜航空—越南航空

巴黎的味道不像巴黎

錯過的火車站

在 Cimbault 家的日子

初次見面，你好！

第一次教華語

中文老師的一天

金髮藍眼的小惡魔

關於 Cimbault 家的教育

母親的夢想

獨一無二的孩子

在家教育(Homeschooling) vs. 學校教育

Helper 的另一個家

三個有關法國唇的藝術

說的藝術—法國人不會胖的秘密

吃的藝術

親的藝術

野餐文化

藝術生活

巴黎 9 天行

食在巴黎

中國旅行團

地鐵風景

回家的路上

前言

故事的開始

如今網上已有許多打工渡假的平台，如 wwoof、workaway 或 helpx，我選擇了 helpx，它與 wwoof 的最大不同處，在於它不僅限於田園工作，可以在 helpx 找到各式各樣的工作。當初只是註冊，填了些個人資料，沒想到隔幾天就收到法國家庭的來信，意外得到教中文的機會。

大一的暑假，因緣際會下，接觸到華語教學的資訊，因此在大二時修習了華語學程，但一直懷疑自己是否真的熱愛教學，或者適合這份工作，因此剛好稱這機會更了解自己，也試著把所學與實際教學結合。

第一次出國，最大的障礙在於父母親，為了使他們放心，這段旅途多了另一個女孩(在此簡稱許女)，也在行前安排雙方家庭進行 skype 視訊，和與先前去過的台灣人連絡。

行前準備

即使知道他們家會說英文，但聽聞法國人不喜歡英文的傳言，基於禮貌，在寒假時去參加了法協的密集法文班，惡補了一下基礎法文，希望日後能派上用場。

由於工作為華語老師，因此在事前大概安排了一下課程進度，收集了許多網上教材、影音，選擇了約五本初級中文的書，重新編排、刪減為一本，當作基本的教課書，也帶了小學生作業簿。

台灣和大陸，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，繁體和簡體，要選擇哪一個？讓我一開始在教材的準備下，困擾了許久，雖然法國媽媽說由於有些 helper 來自中國，有些來自台灣，因此他們兩個系統都學過，但最後我選擇了漢語拼音與簡體字，首先漢語拼音對於他們較容易上手，學中文對於他們而言，還是功能取向居多，能溝通能讀能寫，較重要，簡體字雖缺乏文化美，但不可否認的是，未來他們接觸到的華人世界，主要是中國。

另外帶了鳳梨酥、傳統台式糕餅、太陽餅和烏龍茶作為伴手禮。

旅行，從法國開始

高貴不貴的便宜航空－越南航空

由於太晚買機票(大約三個月前)，最便宜的中國東方航空已無機位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選擇越南航空。越航便宜的原因在於轉機時間很久，但偏偏我們轉機時間又不超過十小時，不能申請市區觀光。由台北飛河內的飛機為小飛機，機上旅客多為等待返家的越南人，或是回娘家的越南新娘，可能是太過興奮了，顯得有些吵雜。到達越南河內機場，一下飛機，第一個迎接我們的人，是軍人，機場內的諮詢、管裡人員也大多是軍人，當我向他們諮詢時，少了份被服務感，而多了份威權感。河內機場不大，人也不多，不時可以看到機場免稅商店的店員穿著拖鞋閒晃、聊天、吃便當的景象，在人來人往的八個多鐘頭間，我玩起先看鞋再看人的遊戲，觀察鞋子和主人是否相配，或是學著等待的旅客在長椅上睡覺和在無法連上 facebook 的網路中渡過。

越南航空雖然是便宜航空，但河內飛巴黎的飛機卻一點也不馬虎，除了是波音 777 機型，還有法籍機師，之前就由網路上得知評價不錯，果真高級很多，聽人說長途飛機上會很冷，但飛機上卻是不用蓋毯子也很溫暖。13 個多鐘頭的飛機，終於在清晨抵達巴黎，古城微寒的風，讓我精神抖擻許多。

巴黎的味道不像巴黎

拖著行李搭巴黎地鐵就像背著十字架一樣沉重，七拐八彎的壟長階梯卻無手扶梯的設計，讓往來旅客的手臂快要脫臼，甚至看到推著嬰兒車的爸爸或媽媽，必須抱著嬰兒車上下樓，每每為他們捏了一把冷汗，不懂巴黎人為何要忍受這種活罪，但或許這也是古城美麗的無奈吧。

巴黎貴為時尚與香水之都，在許多地鐵、街道，空氣中卻瀰漫著一股阿摩尼亞的刺鼻味，讓人無法與眼前充滿歷史的巴洛克建築和香噴噴的巴黎人作連結。

等待火車的那段時間，我們將行李先寄放於火車站，搭地鐵閒晃了一下巴士底廣場附近，如今的巴士底廣場已經看不出當年的激昂，很難想像一段改變歷史的革命曾經在這發生。

錯過的火車站

原先的行程是，到了巴黎後再轉火車，然後 Cimbault 家會來車站接我們，因為打電話的機會不多，因此我們沒有在當地買電話卡，只能祈禱一切照計畫進行。車上沒有車站廣播，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自認為是最後一站，應該最後跟著大家下車就行，因此很放心的小睡一番，但到了該下車的 Austerlitz 站，卻不見有人下車，正當我們要搬行李時，火車又向前行駛了！這時似乎週遭的乘客也都發現我們錯過站了，之前幫忙我們搬行李的好心人，起身告訴我們下一站是末站，如今只希望能先借到電話，與 Cimbault 家連絡，但人們雖然同情我們，卻

又帶了層戒心，在火車上竟也不見車長的蹤影，只好到了下一站 Limoge 再連絡。到了 Limoge，我們馬上衝進諮詢處，得知今晚已無往返火車，抱著最後一絲希望，先借電話連絡 Cimbault 家，卻是關機狀態！然而好心的櫃台小姐幫我們用法文留言，很幸運地不久就傳來好消息，Cimbault 家要來車站接我們！

在 Cimbault 家的日子

初次見面，你好！

約莫過了半個多鐘頭，Hervé(爸爸)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，給我們一個熱情的問候，然後車上的兩個小娃娃(年紀最小的 Angéline 和 Amaury)用中文一直說：「你好！你好！」，頓時湧起一陣溫暖在心頭。因為我們錯過火車站，原本要與 Stéphanic(媽媽)和她同事在學校的晚餐聚會也泡湯了。沿路上，公路兩旁的風景似乎不曾改變，綠油油的草原上，點綴著幾隻牛羊。車上我們簡單聊了一下，Hervé 說：「此區利穆贊 (Limousin)，以自然資源和畜牧區為主，屬於法國較貧窮的一區，社會福利也較差……你們喜歡鄉村嗎？我們住的地方是很鄉下喔！但是非常得好，我非常喜歡。」。隨著每一個轉彎，馬路越來越窄，最後到僅容一輛車通過的寬度，路中不時可以見到被車聲嚇飛的鳥群，車子不斷往山上開，拐個彎，到了一個小村落，由石頭砌起的小房子，讓人誤以為闖入了中古世紀的歐洲，心中默默期待著，等會兒說不定會有人身穿中古世紀服裝，走出房子來迎接我們。

當我們抵達學校時，已經十點多，大家也差不多要收拾回家了。那晚我們簡單喝了點水，吃了些點心，認識了 Cimbault 家的成員，爸爸 Hervé、媽媽 Stéphanic 和五個孩子：Augustin、Adèle、Anatole、Amaury、Angéline 和兩位 helper：來自西班牙，教小孩西班牙語，在隔日就要離開的女孩，和來自美國的 Kaitlyn，幫忙照料有機農田，而我們也得知在我們到達當天的前晚，剛走了一位台灣 Helper。

Cimbault 家的孩子，完全不怕生，可能是早已習慣與不同國籍的陌生人相處，一見面就拉著我的手，繞著校園跑了一圈又一圈。回家的路上，車子在山間摸黑前進，崎嶇的道路上，孩子們在每一個上、下坡，學著野貓或野獸的叫聲，最後在 Stéphanic 的帶領下，以歡樂的歌聲作結尾。將近四十多小時的旅途終於抵達 Cimbault 家，拖著又餓又累又臭的身體，只想快快梳洗、睡覺。

第一次教華語

得知隔天不用上課的好消息，我們很放心地倒頭就睡，直到中午才起床吃早餐。第一天先認識環境、和小孩玩耍、熟悉 Cimbault 家的一些生活規則與作息。晚餐後與 Hervé 和 Stéphanic 泡茶聊天，了解小孩之前的學習狀況，為明日第一天的華語課程作準備。

中文老師的一天

家中五個孩子，起初我們負責教年紀最大的兩個孩子中文，分別是 Augustin (八歲)和 Adèle(六歲)，但隨後 Anatole(五歲)與 Amaury(四歲)也加入了中文學習的行列。由於每個孩子的學習狀況與進度都不同，所以每個孩子都各別授課。主要對象為 Augustin 和 Adèle，早上、下午各兩個鐘頭，而 Anatole 和 Amaury 大約各半小時左右。一天上課時數約五個小時，其他時候為自由時間，週末二日也休假。原以為會有許多自己的時間，但實際上卻有種時間不夠用的充實感。每天約八點起床：洗澡、吃早餐、準備課程→十點：上課→下午一點：午餐→三點：上課→七點：晚餐→準備明日課程、寫日記時間、睡覺。日復一日，雖然每天上課的內容、孩子的學習狀況都不相同，但相似的生活作息約莫持續了兩個禮拜多後，真的很想快點逃離，展開巴黎之旅。其實待在他們家的時間，扣去週末、到其他城鎮旅行、他們回外公家的日期後，真正教課的日子大約只剩一半左右。

有著五個孩子的爸媽，媽媽是全職小學老師，爸爸在家照顧孩子，或是出外打工，Hervé 和 Stéphanic 想盡辦法給孩子最好的環境、有機食材、學才藝，每天為孩子忙的團團轉，常常讓我不禁想幫忙，因此飯前，我們會幫忙擺設，分食物，飯後也會主動幫忙洗碗、清潔，另外洗澡時間，由於家中人數眾多，加上法國昂貴的水費，我們每天都像在洗戰鬥澡，沒上課的時間，也盡量不待在房間，多陪孩子玩耍。

或許是住在他們家時，沒有感到很自在。雖然他們會和我們說英文，但日常生活中，他們彼此對談間大多用法文，我的法文程度只能聽懂其中的一些簡單對話和單字，因此無法加入話題，尤其是吃飯時間，有時他們的朋友來家做客，基於禮貌，我們一樣要加入飯局，只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喝酒、安靜地享受美食。

金髮藍眼的小惡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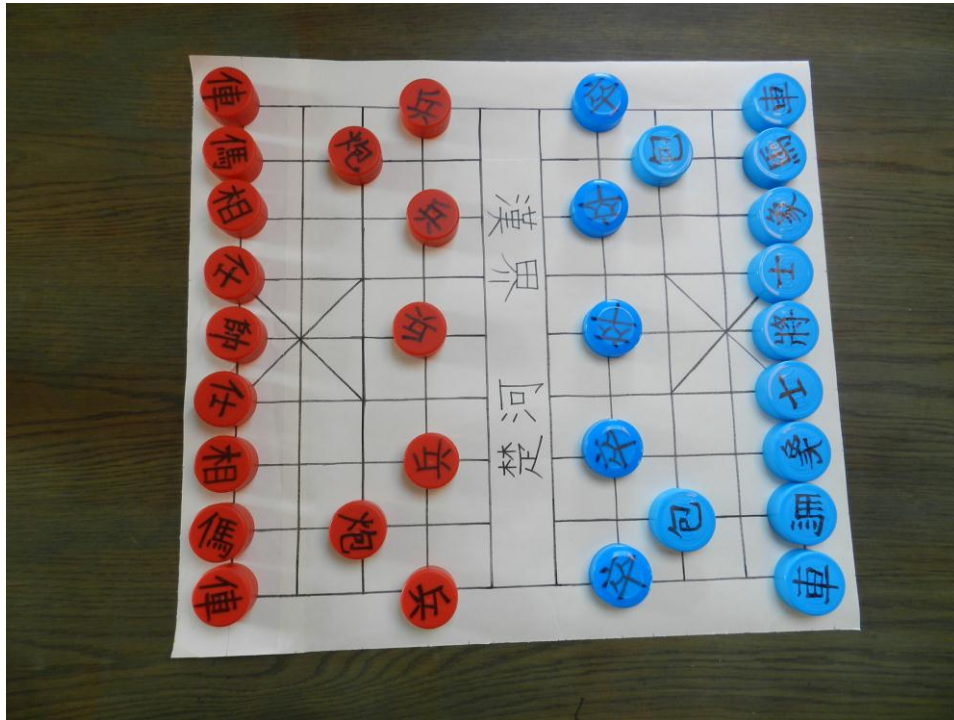
Augustin (八歲)

Augustin 才剛滿八歲，但心智年齡和行為舉止卻像台灣十一、二歲的孩子，和他談話時，常常讓人忘記他的年齡。Augustin 五歲時，和其他適學年齡的孩子一樣，去學校上學，但他在學校卻感到莫名的難過、挫折，甚至不想上學，最後本身是老師的 Stéphanic 決定讓他在家自學，並透過 helpx 的網路平台，請來自世界各國的 helper 教他語言。Augustin 三歲時，Stéphanic 開始教他英文，之後陸續有母語為英文的 helper 到他們家，五歲時，開始學西班牙語，七歲多時，開始學中文。在去之前，因為不清楚孩子的中文程度，憑直覺想他們的年記那麼小，又是外國人，所以只準備初級課程，由於太低估他們的能力，在第一堂課結束後，我了解到帶去的教材，除了文化部分，其他對 Augustin 而言，大多太簡單了，因此，之後我們在網路上找了許多拼音版本的成語故事當教材。上課時，讓他自己看拼音念故事，即使發音不標準，也盡量不打斷他的句子，在事後再給予糾正，遇到新生字時，以輪流造句的方式，讓他試著創造自己的句子，最後幾堂課，我們甚至嘗試以聊天的方式進行，選擇特定主題，例如：互相介紹自己的家人、談關於他最愛的書—哈利波特，或是說說彼此的旅遊經驗等，讓他試著將之前學過的中文知識，組合內化為自己的語言。大多時候，他都可以聽得懂，但卻選擇用英文回答，要讓他開口說中文，是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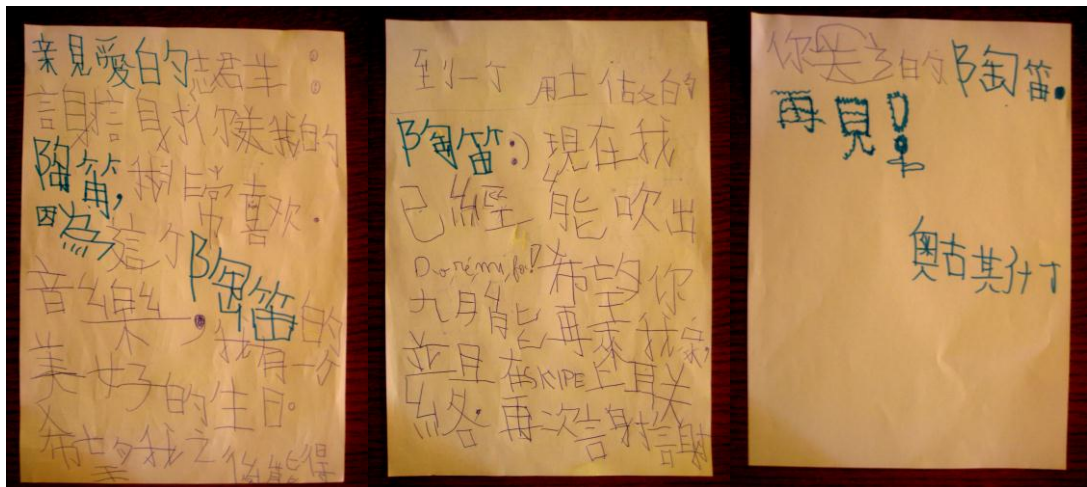
寫字方面，我先以網路上的動畫影片(如：<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NR=1&v=DcSTGJR-bc8&feature=endscreen>)激起他們的興趣，效果還不錯。然後以最易懂、最有趣的象形文字為主，以部首分類，教他從字型結構上就可猜出意義的字，和生活中較常使用到的字或詞。如：人(你、他、們、休)、口(吃、喝、叫、吹、哭)、目(眼、眉、看)、言(說話、請、誰)、女(她、好、媽、姐)、水(河、洗、海)等等，主要還是以繁體字為主，但筆劃太多者，改以簡體字。

教 Augustin 讓我覺得最有成就感，因為他是唯一一個真正想學中文的孩子，讓我每天都想教他更多東西，希望他從我身上學到新事物。但由於第一次教中文，許多實務教學的課程也還未修習，諸如：上課的氛圍、課程安排、筆順教學、拼音教學、對話練習的教學技巧等，都有待改進。

Augustin 在家自學的經驗，讓我想到要是台灣的孩子和他一樣，在學校坐不住，感到挫折，不想上學，或許會被人認為是過動兒，或是被歸類為麻煩學生，台灣的教育體制下，似乎很難讓他們有第二個選擇，即使可以在家自學，獲得的資源也不能和學校的孩子相比，讓我覺得有些失落。



利用牛奶瓶蓋所做出來的象棋，可惜時間不夠，只和 Augustin 下過幾盤棋，希望之後的 helper 可以繼續陪他玩象棋。



Augustin 寫給之前的台灣 helper(志群)的回信，我們先將他想寫的話翻成中文，再講解意義，教他筆順等，許多字都是他第一次寫，雖然寫得歪歪斜斜的，但很意外地他就能掌握到字的整體架構。

Adèle(六歲)

Adèle 是位調皮、聰明的女孩，喜歡唱歌、跳舞、畫畫。在去法國前，其他 helper 就曾告訴我 Adèle 是位很調皮的女孩，在課堂上會想盡一切辦法，和你玩遊戲、聊天、唱歌、跳舞，就是不上課，讓你很難將她拉回課堂，在課程開始前，她爸爸也告訴我們，對她，可以嚴格一點，果真，每堂課都是煎熬。

Stéphanic 說起初，她和 Augustin 一起學中文，剛開始的三個月內，她學得甚至比 Augustin 還快，但三個月後，突然間，Adèle 的中文程度就不再進步了，或是進步得很緩慢，像是在原地踏步般。

第一堂課，複習了一下之前的 helper 教過的東西，就如大多數的孩子一樣，大多數都忘記了，所以我們有點像是複習課程，以快速度重新開始，但每每要講解中文意義時，她會表現出不想學的樣子，甚至直接告訴你：「我知道，我不想學。」(Yeah, I know, I don't want to learn it,) 讓我不知如何能讓課程進度往前。因為之前的 helper 教她很多童謠和歌曲，因此我們也選了一些簡單易學的中文歌，但在聽完歌後，要開始學唱歌時，她會說：「我不喜歡這首歌，我不想學。」(No, I don't like it. I don't want to learn it.)。因此從頭到尾，她只學會了一首新歌(田馥甄的 LOVE)，不過她並不想了解歌詞的意義，似乎只是學唱歌，而不是學中文了。每當學習遇到困難時，她就會迴避，在玩遊戲時也是，她喜歡自訂規則，迴避中文。但和 Augustin 不同的是，Adèle 對寫字比較有興趣，但她也不按照筆畫寫，只是描摹、塗畫。

最後，只好與 Hervé 和 Stéphanic 討論 Adèle 的學習狀況，才知道原來每個 helper 幾乎都遇到相同的問題，其中一個 helper 曾說，小孩學習時常會遇到停滯期，這時不需要等待孩子去了解你教的東西，有一天，她會再一次開始學習。之後 Stéphanic 也和 Adèle 談話，Stéphanic 認為她必須要了解學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付出才能有收穫，或許是因為她學習西班牙語時很快就上手，認為學中文也能複製以往學西語的經驗。Adèle 告訴 Stéphanic 她不喜歡中文，但之後 Stéphanic 還是堅持她要繼續學中文。

在教 Adèle 時，我和朋友許女也發生爭執，我認為目前 Adèle 的狀況，可以多教一些文化層面的知識、多唱歌、玩遊戲，畢竟才剛接觸中文，至少要讓她喜歡中文，或是有些興趣，但許女認為我們小時候學中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不能只從遊戲學中文，我們應該繼續我們的進度。不想讓 Adèle 不願意上課，不想教她不喜歡的東西，但又希望她能學到新的事物。

之後的中文課，她都不甘情願的上課，課程中，我們不想強迫她做她不喜歡的事，所以就是玩遊戲、聽歌，殺時間。

要是能再教一次 Adèle，我覺得我可以做得更好，和她相處得更好，調整自己的教學態度，改變她對中文的想法，從遊戲、跳舞、唱歌中學中文，讓她開口說中文，對他嚴格些等，Adèle 是我感到最抱歉的孩子。

Anatole(五歲)

Anatole 以前沒有上過中文課，但因為 Stéphanic (媽媽)認為他已到可以開始學習中文的年齡，因此我們都成為他的第一個中文老師。Anatole 是位熱愛大自然，活潑好動，但不愛上課的孩子，常常希望能到戶外上課。上課前，Stéphanic 常常需要拿點心誘使他開始上課，在課堂間，他總是天真無邪的問：「我可以下課嗎？我會給你們吃點心。」(Can I finish the class ? I' ll give you a sweet !)讓我們真是又好笑又好氣，也偷偷為他取了小胖子的綽號。在教學上，因為年齡的緣故，他的英文和理解能力還不是很好，因此有時他無法理解語言本身的意義，只是不斷重覆、模仿我們的話語，但還好才剛開始學中文，大部分的課程內容都能以動作和實物來幫助他了解意涵，主要以簡單的問候、介紹、數字、顏色和一些生活用品的單字為主。

Amaury(四歲)

Amaury 是我的最愛，我愛他既調皮又可愛的笑容，但有時卻很憂鬱，可能是年齡剛好卡在中間，與上面的 Anatole 玩耍會被欺負，與小他兩歲的妹妹 Angéline 又玩不起來，所以顯得特別孤單，或許如此，更想引人注目，幾乎每天都可以聽到他的哭聲，由其是吃飯時間。記得我在 Cimbault 家的第一餐，因為無法了解他的語言，幫他舀了一匙他不愛吃的酸豆後，他竟然嚎啕大哭，隔了一個下午，晚餐時，我幫他坐上椅子，他爸爸 Hervé 要他向我說謝謝，但他死都不說，結果 Hervé 大發雷霆，一把抓起，到一旁修理，之後只要我一靠近，他就會驚恐的跑走。雖然第一天就嚇到他，但還好隔天我用汽球和折紙成功挽回了他的心，讓我回想起孩童時期打鬧完後就忘了。由於 Amaury 才剛滿四歲，因此 Stéphanic 並不打算讓他太早學中文，但有一天他竟然自己要求要上中文課，因此我們也都成為了他的第一個中文老師。第一堂課，他開頭就問：「我可以看影片嗎？」(Can I watch a video ?)這就是誘使他想上中文課的原因阿！每次 Augustin 或 Adèle 上課時，只要我們一放有關中國文化的影片時，Amaury 就會從遠方跑來，加入觀看影片的行列。利用他愛看影片的特點，我們在 YouTube 上找了許多適合學齡前小孩觀看的帶動唱影片(如：巧虎一系列的教學影片)，讓他在扭動身體的同時，順便學習單字。幫 Amaury 上課，是我一天中最享受的一堂課，很單純的像是陪小孩玩耍，說中文，只是好動的 Amaury 大約每三分鐘就會發作一次，開始在沙發上坐立難安，接著倒立、翻跟斗、大笑或者踢你，或許是年紀還小，強制力在他的身上還有些許作用，諸如 'Do small !' 或是 'No Amaury !' 等話語，成了此堂課的口頭禪，在強力制止下，和重覆十多個倒立、翻跟斗後，還算能將他拉回課堂。記得有一次，他甚至索性躺在沙發上裝死，死都不起來。因此如何與他開心玩耍的同時，也讓他開口說中文，成為上課的關鍵。

關於 Cimbault 家的教育

母親的夢想

Stéphanic 是位多才多藝的母親，會寫詞作曲，有個好歌喉，年輕時曾到韓國教法文，希望認識很多人，交很多男朋友，但在遇到 Hervé 後，就如很多人一樣，真正的人生敢不上計劃，最後步入了婚姻，沒有打算有孩子，卻也生了五個娃娃。Stéphanic 說，如今她已離不開家庭，無法一個人生活。但她卻是真的很享受現在的家庭生活，即使每天五個孩子輪流哭，不論如何吵鬧、調皮，我從來不曾看過 Stéphanic 對她的孩子生氣，總是耐心傾聽孩子的話，這點讓我真的很佩服，要是有天我也成為了母親，希望至少能做到這點，不對自己的孩子發飆。

即使是現在，有了五個孩子，是學校的老師，Stéphanic 還是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，在學校、小鎮參與表演，結交許多藝術家，導演、演員、音樂家等朋友，常會到家裡拜訪，有一次，有位長的像哈利波特中的海格來到家裡，高大的體格，留著一把山羊鬍，真的和海格有些相似(Augustin 當然不會放過這種機會，讓山羊鬍先生演出他自己的哈利波特秀)，孩子說山羊鬍先生沒有家，他的家就是那台什麼都有的車，那晚，山羊鬍先生就睡在庭院的餐桌上，和一個枕頭為伴。很可惜沒有和山羊鬍先生有更多的談話，隔天，他繼續他永無止盡的旅行。

有時我覺得 Stéphanic 似乎有些將自己的夢想轉移到孩子身上，讓孩子學鋼琴、長笛、跳舞等，又學英文、西班牙、中文，孩子每兩個禮拜，就會有專屬於自己的秀。Stéphanic 和 Hervé 甚至希望等孩子再大一些，要搬到中國或是台灣住個幾年。雖然孩子們目前為止都很喜歡、很享受，但記得曾聽 Stéphanic 對 Adèle 說：「學中文對媽媽很重要。」。

獨一無二的孩子

因為有五個孩子，總有無法照顧到每個孩子的時候，因此 Stéphanic 和 Hervé 的教養方式較放任自由，認為先立下基礎的規則，例如：吃飯時要大家一起開動、沒有吃飯的人沒有點心吃、要說謝謝等。其他就任孩子依個人性格，自由發展，Stéphanic 說：「每個孩子都很特別。」，讓我想起一句話「孩子是神的產物，我們不能決定他們變成怎樣的人。」。他們很重視孩子的個人想法，像是吃飯時，我們會先問孩子們要不要吃這個、那個，要吃再舀給他們，即使是小小孩也一樣，不要吃就等著挨餓了。也許是如此，孩子都很獨立，最小的 Angéline，才兩歲就自己用刀叉吃飯、穿衣服、刷牙、睡覺，讓我想起自己小時候，就覺得很慚愧。雖然孩子也常常有意外發生，像是 Amaury 從樓梯間滾落、Augustin 用 Hervé 送他的生日禮物—瑞士刀割傷了手指等事件，但意外也讓孩子成長，總是在嚎啕大哭後一如往常。

我是從小在都市長大的孩子，在那裡，我第一次赤腳踏在草地上打滾，意外地發現是如此地柔軟，我知道，有一天，孩子長大了，必須面對都市時，一定會想念這些。

在他們家的這段日子裡，教育方面對我的衝擊最大，看著他們的成長方式，對照著自己的成長方式，不敢說東、西方哪一個比較好，我想這也沒有所謂的好壞，因為是兩個太不相同的教養方式，只是讓我不禁好奇，要是我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孩子，如今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？可以確定的是，在他們家所有的體驗，都會成為我的一部分，在往後的人生裡影響著我。

在家教育(Homeschooling) vs. 學校教育

請 helper 到家上課，有點像是一對一的家教，比起學校，更能爭對個別孩子的不同，給與適當的照顧，各個 helper 來自不同的國家，讓孩子從小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文化，學習與不同文化的人互動，生日過節時，更能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禮物與關愛。但 helper 的替換率高，幾乎每二至四週換一位 helper，小孩需重新適應新老師的教學方式，helper 之間的授課內容，如果沒有詳細記錄，也會出現斷層或重複的現象，且 helper 的制度，不像學校，可以有代課老師，必須透過平常不斷的媒合，讓孩子的學習不要中斷，對於中文，很意外地知道大部分的 helper 都來自台灣，中國 helper 要到歐洲大多會遇到 visa 簽證的問題，這時有些慶幸自己是台灣人。

另外，helper 不像真正的老師，沒有實質的權力，或許也是因為我的年記，孩子較不會把我當老師看待，而我也希望逼迫孩子學他不喜歡的事物，在家教育少了學校的強制力和同儕間的競爭力，讓孩子能快樂學習，但似乎也變相的讓他們學習他喜歡的事物，譬如 Augustin 對語言很有興趣，不過一旦 Hervé 教他數學時，他就會崩潰大哭大叫說：「我不喜歡數學，為什麼要我學數學？」在家教育，似乎還要試著學習如何面對壓力，面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。

孩子們平常都在家，除了朋友來家裡外，很少和其他的孩子接觸，當朋友來到家裡時，他們能玩成一片，但一旦離開家，像是許多家庭一起聯合野餐，成群的孩子一起在戶外玩耍時，Cimbault 家的孩子，很容易被孤立，或許是和其他孩子不熟悉，或是不熟悉群體的互動模式，Cimbault 家的孩子總是自己在一旁玩耍。

只有 Augustin 曾經上學，或許他可以互相比較，知道自己較適合在家教育的方式，但其他孩子呢？其他孩子是直接接受在家教育，Adèle 聽聞他哥哥的經歷，總說學校不好，可是她不曾上過學阿！讓我不禁想著，應該先讓其他孩子嘗試上學的滋味，讓他們有機會選擇，或許也更能珍惜學習的機會。看著活潑好動的 Anatole 和缺少玩伴的 Amaury，我想他們應該會喜歡上學吧。

Helper 的另一個家

各國的 helper 因緣際會來到 Cimbault 家教語言或幫忙有機農園而相會，在我待在 Cimbault 家的期間，認識來自美國的 Kaitlyn(21 歲)和來自英國的 Emma(18 歲)，由於和他們年紀相差不大，都是 helper，相處起來更加親切。但也感受到些許的文化差距，雖然和語言上的差距也有相關，但他們更知道如何與年紀大的人溝通，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對我而言，由於教養方式，中國文化的儒家思想，讓我與長輩們溝通時，常覺得說話的起始點不平等，但在 Cimbault 家，不論年紀大小，大家說話的地位都相同，卻讓我感到些許不自在。

有個週末，Cimbault 全家回爺爺家，那週我們和 Emma 一起去村落的中心和附近的城鎮 Aubusson，由於 Emma 會說一口流利法文，我們竟然利用攔車的方式，成功搭了三趟便車，不但省錢，更讓我體會到鄉村的人情味。

三個有關法國唇的藝術

說的藝術－法國人不會胖的秘密

法國人真的好瘦，不論是鄉村或是巴黎街頭，都隨處可見又高又瘦的法國人，根據我一個月的觀察，法國人不會胖的秘密就在於愛說話，無時無刻無論是誰都可以談話，就算是經常碰面的朋友也可以聊上一整天，常常讓我好奇他們究竟都談些什麼？尤其用餐時，法國人更是聊天配飯，說得多、吃得少是他們不會胖的原因。

法國人似乎很重視他們的說話文化，或許也是西方文化中較重視個人主義，重視孩子的個人想法，從小就要學習聆聽、勇於發表意見，像 Augustin 才八歲，在餐前小酌的場合，Hervé 都會要求他一起參與，即使他無法加入談論，也要他學習聆聽，觀察大人們如何說話，習慣這樣的生活文化。

吃的藝術



法國人對美食的追求是眾所皆知，與 Cimbault 家生活的日子裡，有時朋友來訪，他們在吃晚飯前，會先到客廳喝餐前酒和吃小點心，有次我們做了海苔泡飯壽司作為他們的下酒菜。



在 Cimbault 家，每餐都會吃到法國麵包，而我最愛 Hervé 手作的法國麵包，第一次吃飯時，觀察大家拿了麵包後，都將它放在桌上，然後再慢慢剝下一角，沾著盤上的醬汁吃。記得旅遊書上說，這是因為避免麵包削掉在盤子上，是法國人對麵包的一種尊敬，總之入境隨俗，麵包就放餐桌上吧。



每餐飯後都有甜點，是我回台後最思念的事，尤其是 Cimbault 家特製酸酸甜甜的果醬甜點、蘋果派，和簡單易做的可麗餅(Crêpe)。

有天 Cimbault 全家去採藍莓，現場藍莓吃到飽，第一次採藍莓，多數時候我都在吃藍莓，新鮮藍莓吃起來沒有很重的藍莓味，之後的幾個禮拜，甜點大多圍繞在有關藍莓的各樣點心。

親的藝術

法國人見面就吻的禮儀，讓我在一開始也不太習慣，臉頰輕輕互碰的瞬間，發出如鳥鳴般悅耳的親嘴聲，啾啾，兩頰各一下，男人與男人間，大多以握手的方式(但很親密者，也會親臉)，男人與女人、女人與女人間，或是小孩們，都是以親臉為問候。

野餐文化

剛到他們家的前兩週，天氣一直是陰雨綿綿，甚至有幾天冷到像台灣的冬天，之後的兩週，天氣卻又轉為陽光普照的好天氣，平均溫度大約為 23、4 度，早上會有接近 30 度的高溫，晚上卻又有些許冷，早晚溫差大。連續兩週的雨天，讓我看到陽光，就想出去曬太陽，可以體會為何歐洲人這麼喜歡曬太陽了，因此每到晴天，Cimbault 家都會移到戶外的餐桌用餐，或是在草地上野餐，他們也喜歡帶著自製的沙拉、起司、麵包、蛋糕、水果等，開著車到湖邊，健行、騎腳踏車、賞鳥，然後野餐。

離別前的前一天，許多家庭一起聯合為孩子們在樹林裡辦了大型的野餐，也當作是我們離別前的大餐，每個家庭各自準備拿手好菜，然後一起分享，當天二十幾個小孩，進行闖關遊戲、小型運動會、團康活動等，大人們有些帶小孩玩遊戲，有些彈吉他、手風琴，讓野餐也成為家庭間的聚會，其中野餐前的場地布置讓我特別印象深刻，在草地上插上許多樹枝，再用花草、果子等加以裝飾、別在樹上的風鈴、在樹林間綁上繩子，製作許多機關等。

他們多為農人、牧人、木匠、小餐飲店老闆等較低收入的家庭，對樸實鄉村生活卻很知足，與親人朋友小孩們的親密互動，快樂的唱歌、聊天、享受陽光、美食，好像生活的辛苦，不如意都能在歌聲中、陽光下、孩子的笑容中消失。



藝術生活

Cimbault 家很喜歡唱歌、跳舞，由於 Stéphanic 會寫曲填詞，Hervé 會彈吉他、畫畫，他們家特別重視培養孩子的藝術細胞，Augustin 學鋼琴、Adèle 學長笛，兩人都有學現代和爵士舞，常常全家人會一起在大廳唱歌、跳舞，讓家人間有一種凝聚力。Stéphanic 和 Hervé 也希望孩子們將來可以當藝術家，從事相關工作，希望他的孩子可以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，快樂的生活。

Cimbault 家很喜歡藝術，常會到處看秀，我們剛好碰上鄰近小鎮 Aubusson 的藝術節，因此開著車，全家出發。Aubusson 是一個離他們家大約 20 分鐘距離的美麗小鎮，像是宮崎駿的電影中才會出現的景色。大多數的秀多為戶外表演，有一次我們忘了帶傘，在表演中突然下起大雨，Cimbault 家連同小小孩，依然站在大雨下欣賞完全程演出，且積極與表演者互動，演出結束後，回家將濕衣服烘乾後，再次出發去看下一場表演。我很喜歡戶外演出中，常會出現讓人無法預期的事，像是天氣、野狗突然闖進、小孩不了解表演者要他做什麼、突然大哭等狀況，都考驗表演者的臨場反應，其中很喜歡他們將表演在地化的現象，例如到養老院和當地老人一起唱歌，或是以一些肢體動作、身體觸摸、擁抱和當地老人一起演出，很簡單卻很深刻。

藝術即為生活，有人的地方就會有人來看表演，即使是鄉村中的小城鎮，人們依然不忘適時的享受生活，人們對從事藝術家的價值觀，似乎更看重藝術家的專業知識、技能，更重視生活的快樂，而非只是這工作是否得以讓你溫飽而已。



巴黎 9 天行

8/1 中午，Cimbault 全家到公車站送我們離去，帶著 Cimbault 家的點心，我們前往巴黎。

許多人都說法國人不愛說英文，或許他們真的不愛說英文，但對話中，以法文開頭後，他們通常會比較樂意與我說英文，即使不會說英文，也會找會說英文的同伴來幫忙。且巴黎為光觀之都，店家甚至會用中文、日文或韓文，與我打招呼。

食在巴黎

在巴黎我最愛尋找精緻小巧的麵包店，或是印度、猶太食物，幾乎遇到的每個超市也都會走進去逛逛，然後再到公園草地上野餐，和巴黎人一樣享受陽光和美食。

巴黎的餐廳大多會設置戶外區，巴黎人也特別愛坐在戶外，邊曬太陽邊吃飯，看著街上的男男女女。街旁常會有許多小酒館，通常五點至八點為 happy hour，下了班的巴黎人，常會到酒館小酌一杯，在這時段能有特別的優惠，八點過後，為晚餐時間，因此許多人都會在餐館坐到九、十點才回家。離開的前一晚，最後的一餐，我們選擇到旅館對面的小酒館用餐，寫日記、明信片，一杯調酒，看著街上的行人，這是在巴黎最美好的一餐。

中國旅行團

近年來大陸旅行團越來越多，幾乎每個觀光景點都能遇到他們，插隊現象也是隨處可見。我們特別乘著週日博物館日，到羅浮宮參觀，不料竟被大陸人插隊，且心中些許認為他們是看到我們同為亞洲人才選擇插我們的隊，之後向他們說明，他們也不認錯，讓我當天的心情極差。隔日也選擇不去凡爾賽宮，改到較為冷門的光觀景點，楓丹白露宮。許多商店也僱用了許多中國女孩，讓中國大陸旅行團的消費行為更加順利。由於中國旅行團日益增多，可以感受到，有些時候人們對我們似乎不是很友善。

地鐵風景

我和朋友許女每天大約十一點多回到旅館，十一點的巴黎街頭，除了觀光景點依然燈火通明外，其他的地區都人煙稀少，一般店家早在五、六點關門，餐廳也大多關門或準備打烊了，街上的行人各個加快腳步，我們總是緊跟著前面的行人，尤其是家庭一起出遊的旅客，深怕被落單，尤其是搭地鐵，夜晚的地鐵站顯得更加可怕，我們總是先觀察人群，再選擇要搭哪一節車廂，法國人搭地鐵時，似乎很少說話，車上幾乎都是觀光客在聊天。

有人說，巴黎若是少了流浪漢，巴黎就不是巴黎了。在街旁、地鐵站常會看到許多遊民，有次一位帶著狗的中年女人，一上車，突然開始演講，我僅聽得懂

一些字彙，如：蛋糕、車票、錢等，了解到她正在跟大家訴說自己的情況，之後她沿著車廂繞了一圈，看到有些人塞了一些零錢給她。公開向人乞討的遊民，在巴黎隨處可見，如果不想給，他們也是說聲謝謝，然後默默離開。有時也會有表演者，如：手風琴、吉他、唱歌劇等，在地鐵站或地鐵上，演奏了幾個站後，向車廂內的旅客要錢，這時給錢的幾乎是觀光客居多。

Cimbault 家曾說，許多獨自旅行的 helper 到巴黎後，常被行搶，讓我總是提高警戒，由其是在地鐵站，由於許女的隨身包為後背包，我總會走在後頭，注意身旁的行人，避免和人走得太近，有一次，不巧和一群像是太妹的人搭上同一車廂，許女從人群中衝入，上車後那群人剛好在中間，將我們隔開，這時車上有一位女士，不斷示意我要將包包夾緊，當時我還沒意會過來，以為她要我小心身後的人，但其實就是站在正前方那群年紀大約十三、四歲的少女，之後許女說她在上車後將背包轉到前方，發現拉鍊被微微拉開了。還有次是從艾菲爾鐵塔要去凱旋門看夜景的時候，有一個男子一直跟著我們，且不斷對我微笑，直到凱旋門後，他坐在公園的椅子上，還好回程的路上，就不見蹤影了。街上，有時可以看到全副武裝，拿著長槍的警察，剛開始覺得似乎太過火了，但之後卻也漸漸可以理解。

每個城市都有它的美與醜，到了巴黎，讓我想起台北的好，乾淨安全的捷運、什麼都有的便利商店、便宜的美食等。台北真的是一個很友善的城市，或許也是因為文化的種類、歷史的長度不如巴黎來的包羅萬象，讓我在初次接觸到各種面向的巴黎時，受到的衝擊更大，我知道等我回到台北，一定會憶起巴黎的好，甚至想念巴黎的壞，因為巴黎正是一個新舊並存，在各種文化間生存的都市。

回家的路上

八月十號，搭著下午的飛機，從巴黎起飛，離開這個美麗的古都，想著一個月來的回憶，在旅行中，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，一個月後，我會有什麼改變？是窗邊的那盆香草，床邊的幾本英文小說，還是對未來有了較明確的目標？或許在達到眼前的目標後，才有資格再去追求人生的下一個階段，看到更遠的夢想。